



坡叢話卷之二十四

詩法類

晦庵云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與舊其不合者則悉去

之不使其接於吾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

誠齋翻案法

孔子老子相見傾蓋鄒陽云傾蓋如故孫作與東坡不相識以詩寄東坡和云與君蓋亦不須傾劉寬責吏以蒲為鞭寬厚至矣東坡云有鞭不使安用蒲杜詩云忽憶往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東坡云何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嚙盃此皆翻案法也余友安福劉浚字景明重陽詩云不用羨童子細看管取明年各強健得心法矣

趙章泉詩云

或問詩法於晏安因以五十六字答之云問詩端合如何待欲與耶母用學今一禿翁曾總角學竟無方作無畧欲從鄙律恐坐縛力若不加還病弱眼前草樹聊集若子結成陰花自落

楊誠齋品藻中興以來諸賢詩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林謙之范至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鉉趙蕃劉翰黃昇說徐似道項安出輩豐姜瓖徐賀汪經前五人皆有詩集傳出謙之常稱重其友萬翥詩云秋明河漢外月近斗牛旁延之有云去年江南荒趁逐過江北江北不可住江南歸未得又寄友人云曾中襍積千般事到得相一語無又台州秩滿而歸云送

客漸稀城漸遠歸途  
兩三程東夫飲酒詩云信脚到  
太古因登岳陽樓不  
是去真成浪蕩遊三年夜郎客  
一拖洞庭秋得句  
看山天盡頭猶嫌未奇絕更上  
岳陽樓又荒村三日  
肉味併與瓜茄倚閣休造物於人  
相補報問天賒得一山秋至能有云月從雪後皆奇夜天  
到梅邊有別春功父云斷橋斜取路古寺未閉門絕似晚  
唐人詠金林檎花云梨花風骨杏花粧黃薔薇云已從  
借葉更染菊為裳寫物之工如此余歸自金陵張送木章  
云何時重來桂隱軒  
我醉倒春風前看人喚作詩中仙  
看人喚作飲中仙此詩超然矣趙詩云紅葉連村雨黃花  
獨運秋詩窮真得瘦酒  
不  
愁  
劉詩云自鈿明月

花又云吹入征鴻數字秋似道云暖分煨栗火明借續麻  
灯又客路二千年五十向人猶自說歸耕項安世題約  
醉中偶爾閑伸脚便被劉郎賣作名筆詩云碎斫生茶爛  
煮詩又有姚宋佐一絕句云梅花得月太清生月到梅花  
越樣明梅月蕭疎兩奇絕有人踏月繞花行僧顯萬亦能  
詩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三更雲去作行雨  
回頭却羨老僧閑又梅詩探支春色墻頭朶蘭入風光竹  
外梢又河橫星斗三更後月過梧桐一丈長又有灑右甫  
使虜過汴京云蒼龍觀闕東風外黃道星辰北斗邊月照  
九衢似水胡地吹篳內門前

詩體總論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嘗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  
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  
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  
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多如傍犯蹉對假對双  
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  
十九圖四声八病之類今畧舉數事如徐陵云陪遊馭娑  
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鸞鷲奏新声於度曲又云感長樂之  
踈鐘勞中宮之續箭雖兩長樂義不同不為重複此為傍  
犯如九歌云蕙葳蕤兮蘭藉莫桂酒兮椒漿蕙葳蕤對莫  
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  
離不唯赤對朱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

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如此之類皆為假對  
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吹唱隔江皆双聲  
如月影侵替冷江尤逼養清侵替逼養皆疊韻詩第二字  
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  
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月吐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章  
詩多用正格如杜甫詩用偏格者十無二三

### 江左體

下韻便失粘既失粘則若不拘声律然其對偶特精切謂之  
骨含蘇李體浣花流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  
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蛚齊上下一双鷓鴣  
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蜂腰體

頷聯亦無對偶然是十字敘一事而意貫上二句及頷聯方對偶分明謂之蜂腰終言已斷而復續也下第唯空囊如  
何住帝鄉杏園啼百舌誰醉在花傍淚落故山遠病來春  
草長知音逢豈易孤棹負三湘 賈島

隔句體

破題與頷聯便作隔句對若施之於賦則曰幾思靜話對  
雨之神未得重照秋燈於影室也鄭谷吊僧詩云幾  
思聞靜話夜雨對禪生未得重相見秋燈照影堂孤雲終  
負約薄宦轉堪傷莫遠長松榻遺焚一炷香

偷春體

其法頷聯雖不拘對偶疑非聲律然破題已的對矣謂之偷  
春格言如梅花偷春色而先開也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  
波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化離放紅藥想像嘯青娥牛  
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 杜子美寒食月詩

折腰體

謂中失粘而意不斷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  
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王維贈別

絕絃體

其語似斷絃而意存如絃絕而其意終在也燕鴻去後湖天  
遠欲寄知音問起居七歲弄竿今八十錦鱗吞釣不吞書  
僧謙寄遠

五及體

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將行公置酒穎河上因言古  
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帖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恨未  
見仄字詩聖俞既引舟遂作五側體寄公云月出斷岸口  
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月漸上我席暝色  
亦稍退豈必在秉燭此景已可愛 西清詩話

回文體

謂倒讀亦成詩也

見前文史類

五句法

此格即事遣興可作如題物贈送之類則不可用曲江蕭條  
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垂二毛白頭素髮亦

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 又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烈  
捐林莽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其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  
如雨 杜子美

六句法

此法但可放言遣興不可寄贈杜子美云烈士惡多門小人  
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  
笑山谷云三公未白首十輩擁朱輪只有人看好何益百  
年身但願身無事清樽對故人

促句法

止於兩疊三句 一換韻或平聲或側聲皆可江南秋色推煩  
暑夜來一枕芭蕉雨家在江南白鷗浦一生未歸看如織

傷心日暮楓葉赤偶然得句應題壁蘆花如雪洒扁舟正  
是滄江蘭杜秋忽然驚起散沙鷗平生計如轉蓬一身  
長在百憂中鱸魚正美負秋風

平頭換韻法

東坡作太白贊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揮斤  
入極隘九州化為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  
道為少留縻之不得矧肯求東望太白橫峨嵋眼高四海  
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  
將軍手洗吾足矧敢噴作詩一笑君應聞一韻七句方換  
韻又是平聲其法不得及殺及殺者不得此法也

促句換韻法

為直觀伯時畫馬詩云儀鸞供帳餐霞行翰林濕薪爆竹聲  
風簾官燭淚縱橫木穿石槩未渠遠坐忘不邀令人瘦貧  
馬百駭逢一巨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著鞭隨詩翁城西  
野桃尋小紅此格禁商謂之促句換韻其法三句一換韻  
三疊而止此格甚新入少用之余嘗以此格為韻句云青  
玻璃色瑩長空爛銀盤掛屋山東曉涼徐度一襟風天分  
風月相官領對之技癢誰能忍吟哦自恨詩才窘掃寬露  
坐發興新浮蛆瑛拋青春不妨舉釀成三人

拗句

曾直換字對句法如只今滿坐且尊酒後夜此堂空月明清  
談落筆一萬字白眼舉觴三百盃田中誰問不為履坐上



適來何處蠅軟驪門卷火新改桑拓田園春向分忽乘舟  
去值花雨寄得書來應麥秋其法於當下平字處以及字  
易之欲其氣挺然不羣前此未有人作此體獨魯直變之  
茗溪漁隱曰此體本出於老杜如籠光蕙葉與多碧點注  
挑花舒小紅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甘猶自青外江三  
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自疎負盞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  
何處郎沙上草閣新柳暗城邊野池蓮欲紅似此體甚多  
非獨魯直變之也今俗謂之拗句者是也 禁齋

七言變體

律詩之作用字平仄世固有之體衆共守之然不若時用變  
體如兵之出奇變化無窮以驚世駭目如老杜詩云竹裏

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閑使者徵求急自識將  
軍禮數寬百年地闕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  
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此七言律詩之變體也 漁隱

絕句變體

常蘇州云南望青山滿禁關曉陪鷺鷥正差池共愛朝來何  
處雪蓬萊宮裏拂松枝老杜云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  
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軍此絕句詩  
之變體也 同上

第三句失粘格

七言律詩至第三句便失粘落平側亦別是一體唐人用此  
甚多但今人少用耳如老杜云控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

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嚴武，云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濤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着鷓鴣冠。腹中書籍幽時，晒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騎駿馬，終須重到史君灘。常應物詩云：夾水蒼山路向東，南山豁大河通塞。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鴈初晴下朔風。為報洛橋遊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此三詩起頭用仄聲，故第三句亦用側聲。同。

八句仄入格

唐末蜀川有唐求，放曠踈逸，方外人也。吟詩有所得，即持卷

撰為丸，投大瓢中。後卧病，投瓢於江，曰：茲又苟不，死亦待之者。方知吾苦心耳。瓢至新渠江，有識者曰：此唐山八詩，瓢也。接得。總二三題，鄭處士隱居曰：不信最清曠，及來愁已空。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風。業在有山處，道成無事。中酌盡，一盃酒。老夫顏亦紅。古今詩話。

進退格

鄭谷與僧齊已、黃損等共定今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双出双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繆矣。按僕遊錄載：唐介為臺官，廷疏宰相之失，仁宗怒，謫英州。別駕朝士詩送行者，頗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為人傳誦，詩曰：孤

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  
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  
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主還此正所謂進退格也按韻格  
難字寒字共在二十五山字還字共在二十七一進一退  
誠合此格豈率爾而為之哉冷齋以為落韻誤矣

平側各押韻

唐末有章碣者乃以八句詩平側各有一韻如東南路盡吳  
江畔正是窮愁暮雨天鷗鷺不憐斜兩岸波濤欺得送風  
船偶逢島寺停帆看深羨漁翁下釣眠今古若論英達等  
鴟夷高興固無邊自號變體此尤可怪者也 蔡寬夫詩話

雙聲疊韻

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問莊何為雙聲何為疊韻答曰互護  
為雙聲礪礪為疊韻某按古人以四聲為切韻紐以雙聲  
疊韻必以五音為定蓋為東方喉聲為木音西方舌聲為  
金音南方齒聲為火音北方唇聲為水音中央牙聲為土  
音也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  
互護同為唇音而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礪礪同為牙音而  
又同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熠燿駢駢慷慨咿嚶籟露皆  
雙聲也若侏儒童蒙崆峒龍從螳螂滴瀝皆疊韻也按李  
羣玉詩曰方穿結曲崎嶇路又聽鈎軋格磔聲上乃雙聲  
下乃疊韻也 學林新編

東坡作吃語詩江干高居堅闕倚耕犍躬駕角挂經孤航繫

舸菰茨噉節鼓過軍鷄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高歌  
幾舉觥荆筭供膾愧撓恬乾鍋更憂甘瓜羹出漫曼詩話

扇對法

此與前隔句体同

律詩有扇對格第一句與第三句對第二句與第四句對如  
杜少陵哭台州司戶蘇少監詩云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  
儒移官蓬閣後毅貴沒潛夫東坡和鬻孤臺詩云解后陪  
車馬尋芳謝眺洲凄凉望鄉國得句仲宣樓又唐人絕句  
亦有此格如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天桃鶯亂啼今日江  
邊容易別淡烟衰草馬頻嘶之類是也魚隱

蹉對法

僧惠洪冷齋夜話載介甫詩云春殘紫密花枝少睡起茶多

酒盞疎多字當作親世俗傳為之誤洪之意蓋欲以少對  
密以疎對親子作荆南教官與江朝宗匯者同但偶論及  
此江云惠洪多妄誕殊不知古人詩格此一聯以密字對  
疎以多字對少正交股用之所謂蹉對法也藝苑雌黃

離合體

前雖不取此特存其大畧耳

藥名詩是白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  
既如張籍本都陽客詩云江臯歲暮相逢地舊集霜前半  
夏夜子夜吟詩向秋桂心中萬事豈君知是也西清詩話

禽言詩當如藥名用其名字隱入詩句中造語極無異尋  
常乃為造微之妙如藥名詩云四海無遠志溪甘遂心  
遠志甘遂一藥名也禽言詩云喚起金睛雀歸日未西

喚起催歸二禽名也梅聖俞言詩如泥濘人苦竹岡之  
句皆善造語者也 漁隱

人名

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憐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入姓名歲句中蓋以文為戲或謂前無此体自公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勢位言紀信不留弛張良自愧樵蘇則為恆瓜李斯可畏不顧仕宦尊每陳宸畝利家林類岩巖負郭躬斂積忌滿寵生嫌養家忙勝利疎鍾皓月曉曉景丹霞異澗谷水不變山梁莫無系論自王符肇學得展禽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德輿已嘗為此体乃知古今文章之變矣

無餘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別立体然不失為佳製也 石林詩話

藥名

嘗見近世作藥名詩或末工要當字則正用意須假借如日側栢陰斜是也若側身直上天門東風月前湖夜湖東二字即非正用孔毅父有詩云鄒魯曾山野尤甘草合中鈎簾陰巷栢障壁坐訪風客上依雲竇流泉下木通行當歸老矣已逼白頭翁又此地龍吟池陸微血餘木香多野橋石乳最宜魚古瓦松杉冷旱天麻麥踈題詩非杜若殘膩粉難書 漫叟詩話

詩訣

詩有三偷人語最是鈍賊如傳長庚日月光太清陳主日月  
光天德是也偷意事雖可用情不可原如柳渾太液微波  
起長楊高樹秋沈佺期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是也偷  
勢才巧意精各無朕迹蓋詩人偷猶白裘手也如目送歸  
鴻手揮五絃王昌齡手推雙鯉魚目送千里鴈是也

誠齋論奪胎換骨

有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者如庾信月詩云渡河光不  
濕杜云入河蟾不沒唐人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  
半日閑坡云慙慙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杜夢李  
白云落日滿屋梁猶疑見顏色山谷簾詩云落日映江波  
依稀比顏色退之云如何浦江睡語抵是說家鄉呂居仁云

如何今夜兩紙是滿色無此皆以故為新奪胎換骨

點化古語

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詩云  
白髮三千丈綠愁似箇長荆公點化之則云綠成白髮三  
千丈劉禹錫云遙望洞庭湖水面銀盤裏一青螺山谷  
點化之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盤堆裏看青山孔稚珪白  
苧歌云山虛鑿鑿嶽山谷點化之云山空響管絃盧仝詩  
云草石是親情山谷則云小山作友朋香豈當姬妾學詩  
者不可不知此

托物取況

詩之取況日月比君后龍比君位雨露比德澤建比刑威

山海比邦國陰陽比君臣金玉比忠烈松竹比節義鸞鳳比君子燕雀比小人

白樂天女道士詩云姑山半峰雲瑤水一枝蓮此以花比美婦人也東坡海棠云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此以美婦人比花也山谷合茶蘼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炉香此以美丈夫比花也山谷此詩出奇古人所未有然亦是荷花似六郎之意

言其用而不言其名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也法惟荆公東坡山谷三老知之荆公曰含風鴨綠鱗之耗弄日錦綉文此言水柳之名也東坡谷子山詩曰猶勝相逐

瘦盡語言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山谷云世間此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又曰語言少味無阿堵水客此君又曰眼看人情如格五心知外物等朝二格古今之感融是也後漢註云常置人於險惡處也若溪漁隱曰公詩云緋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霜正青白雪即綠黃雲即麥亦不言其名也余嘗效之云為官兩部暗朝夢在野千機促婦功蛙與促織二虫也

不可以綺麗害正氣

世俗善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厭之然文章論理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皆入於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為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温飛卿輩往之

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失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若  
杜云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橋燕語留人  
亦極綺麗其模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妙絕古今至於言  
春容閑適則有穿花蛺蝶深、見點水蜻蜓款、鶯落花  
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言秋意悲壯則有豎水  
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無蓬落木蕭々下不盡長江  
滾々來其富貴則有香飄合殿香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  
麒麟不動必煙轉孔雀隨開扇影還其吊古則有快借  
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皆  
出於風花然窮盡性理移奪造化又云絳壁過雲錦  
疎松隔水奏笙簧自古詩人巧即不拙、即不巧、

壯乃如是也

若溪

戒訛謗

詩者人之性情也非強諫爭於廷忿怒話於道怒鄰罵里之  
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床  
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  
聲曾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  
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訛謗侵凌引援以承戈披襟  
而受矢以快一時之忿者人皆以為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  
非詩之過也

山谷

有規諫

韓魏公初罷相出鎮長安或獻詩云是非莫問問客得失



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鄴王臺上醉春風公以為  
然即請守相州茗溪漁隱曰先君有言近世才人與上官  
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者或者獻詩於魏公勸其  
辭分陝之重而為畫錦之榮可謂能規諫矣幕府燕閑錄  
誠齋評為詩隱蓄發露之異

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左氏傳曰春  
秋之稱微而顯志而誨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此詩與春秋  
記事之妙也近世詞人用情之靡如伯有所賦趙武所不  
得聞者有過之無不及焉是得為好色而不淫乎惟晏叔  
原云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可謂好色而不淫矣唐人  
長門怨云珊瑚枕上千行雨不是思君是恨君是得為

誹而不亂乎惟劉長卿云月來深殿日春到後宮遲可謂  
怨誹而不亂矣近世陳克詠李伯時畫寧王進史圖云汗  
簡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納壽王妃是得為微為婉為不汗  
穢乎惟李義山云侍燕歸來宮漏永醉王沈醉壽王醒可  
謂微婉顯晦盡而不汗矣

方萬里論詩

詩人世豈少哉而傳於世者常少由立志不高也用心不苦  
也讀書不多也從師不真也喜為詩而終不傳其傳不傳  
蓋亦有幸不幸而其必傳者必出乎前所云之四事今取  
唐宋詩人所論著列於此與學者共之

杜荀鶴苦吟詩云世間何事好最好莫過詩一句我自得

方人已知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詩始擬歸山去林泉道  
在茲 梅聖俞和太師相公詩言公之篇章真草過人遠  
甚而特獎進後流于詠言依韻詩云杜詩嘗說少陵豪祖  
德兼誇翰墨高蘇李為奴常侍席鍾王北面使持毫郊麟  
作瑞唯逢趾天馬能行不辨毛一誦東山零雨句無心更  
學楚離騷註子美祖審言嘗謂詩可使蘇李為奴書可使  
鍾王北面

曹艇齋詩話

人問韓子蒼詩法子蒼舉唐人詩云打起黃鸝兒莫教枝上  
啼之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子嘗用子蒼之言徧觀古人  
作詩規模全在此矣如唐人詩云女行羅衣裳秦王在時  
作為舞春風多秋來不堪着又如曲江院裏題名題十九  
人中最少年今日風光君不見杏花零落寺門前又如荆  
公詩云淮口西風急君行定幾時故應今夜月未便照相  
思皆此機行也學詩者不可不知

六一詩話

韓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  
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叙人情狀  
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  
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  
韻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  
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

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梅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雖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物強而然歟坐客皆為之笑也

石林詩話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如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兩細着水面為濺則魚常上浮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体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則受以為勞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句至穿花欲蝶飛之句亦水精

欵、飛若深、字無穿字欵、字無點字皆無以見其妙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所以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為之便當入魚躍練波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之体矣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掙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為傑出然每若意與語俱盡其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所謂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詩去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大体也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四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五

四六類

陽夏謝伋曰四六施於制誥表奏本以便於宣讀多以四字  
六字為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為對習尚之久至今未  
能盡變前輩無此體也此起於咸平王相翰苑之作人多  
效之

四六之工在於剪裁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須經語對  
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宋太祖郊祀陶穀  
作赦文不以遽且有楚對黍稷非馨而曰遽且陳有楚之  
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在翰苑作寶錄官書詞  
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履匪降時人許其剪裁

丁晉公謝表云補仲山之表雖罄一心調傳說之美難詰語衆口後人改用云雖曲盡於巧心終難詰於衆口

王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藁無可於公意者公遂自作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玆劑增貢立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盡衆以為不及

政和以後宰執多不答外郎書啓舊見司馬溫公元祐間答在外監司郡守賀啓云昔期聖澤遠陟宰司覆鍊致凶實民瞻之未允循墻引避顧天意之靡回成命既頒惟願無寄重煩謙德遠貺微言

廖明畧為囚六甚工舊見為安厚知草掛功德疏云梁

推歎哲人之逝天堂若有須君子而登生也有湮沒而不朽痛兩楹之夢莫比萬里之長城其祭文云是嘗不慮奪我元老唐安得鑑楚非觀寶盛德且然小智寧保先公云明畧平生之學孰於高氏小史

顏夷仲黃門為北界幕代梁才父答王履道舍人啓云誦佳句新濫處百僚之上恨相見晚果膺當守之知

王初寮作宣德明成賞功制云閣道弓隆西樓翫翔於霄漢闕庭神麗十扉闔闔於陰陽時謂一則工矣但嘆下句不來

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表云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康文績為中書侍郎

索筆塗之別作一聯云擁篲却行陋未央之過禮執轡前  
引笑靈武之曲琴文鎮以四六知名具謝召還表云兩會  
參之是非浮言猶在一王尊之賢佞更出乃明

政和間北使謝榘實表云聘禮式陳祝帝齡於紫闕宸恩特  
異錫仙宴於公郵方厥包來貢之期捧茲德惟馨之賜天  
香滿袖染湘水之清寒雲液盈盤滬洞庭之餘潤梓里豈

遑於遺母飢廷切願於獻君

趙令人李號易安其祭湖州文曰白日正中歎龐翁之機捷

堅城自嗚憐祀婦之悲深此婦人四六之工者  
政和間以僧為德士冠服如道士有一長老升堂云石室  
得裴休笏用在今朝曹溪留下和師衣已為僧

若乞入道表云一背蠻夷之風教遂忘父母之髮膚幾同  
去國之野人忽見指天之北斗倘得回心而嚮道便當合  
掌以擎拳

汪退傅坐陳東歐陽徹事降後復職以啓謝廟堂時相作荅  
啓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可殺公豈容心  
此太學熊叔雅詞也靖康間京尹程伯起謝賜出等牙笏  
表云看山拄頰敢為晉士之清狂上馬騎囊豈有唐賢之  
風度此汪彥章詞也

何文鎮以曲學罷正字其謝章云師友淵源安道探於千載  
文章戶牖期自立於一家獨簡聖知何名曲學

晁舍人謝落職表云沒鼠息器詈天子之從臣剪爪及膚

不謂朝廷之大體此指取黃門而言

陸益中德宣和間為中執法聞門孝友嘗彈蔡條沔丞相建

炎間答其啓云久居言路殿彈多權貴之臣屢掌文衡登

拔皆純正之士

汪彥章賀呂成公大拜啓云方羣臣憂社國之天康遑朝夕

乃兩手取慶淵之日重正乾坤

建業一沙弥法光試經得度屬韓子蒼作化錢疏韓為索筆

草云法光身本仕族志慕佛乘依華蔽以出家誦楞嚴而

得度敢言四事尚乏三衣本來一物也無政須行乞他日

寸絲不掛用此酬恩

黃叔言子游守台日與謝伋先公狀云倒屣以待諸公要出

我門解榻而迎使君未有此意喜接辭之伊迹仍問政之  
可期

趙祖題與謝伋同在大學因中秋趣人作會啓云庾亮樓邊

漸觀掛簷之月揚雄宅畔茂無載酒之人方孤坐以無聊

欲就眠而未可伏惟某人輕財有朱家之度量好客繼鄭

莊之風流酒滿樽中屢狂詼諧之飲餞流地上會無鄙吝

之心東閣之宴欲開南樓之興不淺雖一石滅燭在淳于

冕豈敢望焉而五斗解醒如劉伯倫不無說也願戒青州

之從事亟濡東海之波臣心若控旌側聽黃金之諾言猶

在耳盍追長夜之歡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已上皆謝伋

四六談塵

四六有伐山語有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柱楠畧加編削而已伐山語者如披山開荒自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也伐山謂生事也兩聯皆生事則傷於奧澁兩聯皆熟事則無工蓋生事必用熟事對也如夏英公辭奉使表畧云頃歲先人沒于行陣春初母氏始棄遺孤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岵忍聞禁休之音此不拜單于用鄭衆事而公羊謂夷樂曰禁休此生事對熟事格也後才叔作歸田錄改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廡之拜情深陟岵忍聞夷樂之聲夏英公免起復奉使表出以為工然其間一聯云王姬樂館接仇之禮既憐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此一聯亦不減前一聯也

宋元憲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來之武不如人其後元厚之作執政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厚之乞退遂用元憲詩作乞致仕表云少之燭武尚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忘事燭武字出國語神宗覽之憐其意而留之

歐陽文忠公致仕謝表云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元厚之後作致仕表云蹠之退舞敢忘舜帝之笙鏞嵩之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謝致仕表云真鴻雖遠正依天宇之高華微蘆雖傾尚溯日華之明潤其意謂物不離於天地雖致仕亦不離於君父也子瞻為筆記大以此為妙云古人謝致仕未有能及此



者

元厚之作王介甫再相麻世以為工然未免偏枯其云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為開謔波稽天孰斧戕之敢闢此上句忠氣貫日則可以襯雖金石而為開下句謔波稽天則於斧戕了無干涉此四六之病也雖金石而自開西京雜記載揚雄全語也日華明潤李德裕唐武宗畫像贊也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語以見工耳

元厚之任藩郡後聞儂智高餘寇二廣移知廣州而所傳乃妄改知越州上表謝云忽聞羽檄之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為危事此用李德裕獻替記代劉稹李石令中人石元貫奏橫水明光之

甲曳地何由取他德裕曰從伊十五里精兵明光甲曳地必須破却此賊後所傳果妄遂誅劉稹焉

錢希白二子彥遠明逸俱以賢良登科族人藻既應說書進士俱中第熊伯通以格賀藻知制誥曰七年三第閱賢良文學之科一門四人襲潤色討論之職四人謂易惟演明逸及藻也

蘇子瞻作翰林之子中方以言事去國在外以格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盡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過晁董公孫之學與其後為中書舍人謫三蘇告詞之語異矣文章有彼此相資之事有彼此相須之對彼此相須而又不失時事此所以助發意思也唐人方有此格謂之互換然

語猶拙至後人襲用講論而意益妙如楊汝士陪裴晉公  
東雒夜宴詩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止於  
此而已至永叔和杜岐公詩曰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  
章世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其後蘇明  
允代人賀永叔作樞密啓曰在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  
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寔為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  
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任相府然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  
文而韓愈賈生亦嘗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美惡必自有  
倫而天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此又何啻出藍更青研朱  
益丹也後至荆公賀韓魏公罷相啓畧云國無危疑人以  
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

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為元功固未有獨  
運廟堂再安社稷如亮三出牧軍四方岷然在諸公之先  
煥乎如今日之盛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入之適其時以  
彼相方又為特美此又妙矣

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荅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  
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在海外十四年  
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旋草  
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秘書監表云矣荒萬里歲律一周  
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衰之

盧多遜丞相謫海外國史載其謝表末云流星已遠拱北極  
以無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又其孫載作范陽家誌

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畧云昔日位居黃閣衆口鑠金此時  
身謝朱崖蔓草蒼骨雖有五代衰氣然亦可哀矣

熙寧中彗星見是歲交趾李乾德叛邕州二廣為之騷動朝  
廷遣郭逵趙高討之王荆公作相草出師勅榜有云惟天  
助順已兆布新之祥為彗星見而出師也行年河洛記王  
世充假隋恭帝禪位策文云海翔羣水天出長星除舊之  
徵克著布新之祥允集此荆公用舊意為新語也

熊伯通任金陵為王荆公幕府官代公作立貴妃表云有警  
戒相成之道無險詖私謁之心荆公取而用之後人用此  
一聯相承不已又温伯知成都謝上表云捫參歷井敢辭  
蜀道之難就日望雲愈蒼長安之遠自後凡官四川者在

承用此一聯

唐明畧賀安厚卿啓云遠離門墻道迹江湖之外闕望麾  
榮光河洛之間又賀張丞相啓云中台之光下飾萬物前  
箸之畫外制四夷進有德而朝廷專用真儒而天下服又  
云日月亭午信無邪陰山川出雲亟有時雨又謝厚卿啓  
書之啓云寂寞江濱若戎車之陷淖接連當邑信塞馬之  
依風臨然晨光照此部屋

唐鄭準為荆南節度使成納從事納本姓郭代為作乞歸姓  
表云君故國以狐疑望靜村而鼎竄名非伯越浮舟難効  
於陶朱志在援秦出境遂稱於張祿未違辨正尋涉艱危  
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母冒朱姓乞還姓表遂全用之云志

在援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効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古人全語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攘竊也

滕元發光祿受知神宗最在諸公之先以議政與荆公不合遂出為帥又以妻黨李逢事謫知安州既罷安州許朝見將復用之忽中飛語再調知筠州是時尚熾舟國東普照寺也王銓父實公之客托撰陳情表自辨為草表云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敬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于中而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敬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赴壙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矜察臣本無

禮於君父也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擊也臣雖不肖允信斯言但信道直行謂人如已既許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踈愚或仇怨一日離去左右十有餘年故臣之言何所不有倘因疑似直欲中傷至如臣頃在京東謬當帥路材微任重祿過矣生駭凶人始造謀之年乃愚臣未到任之日其時陛下特遣親信就以體量在於臣身並無詿誤言事之臣不知本末或因臣以失察或誣臣以黨奸欲於寬大之執為臣終身之累幸賴聖君之照鑒力排衆議以保全愛自偏州漸移節鎮非因臣滿許赴關廷中書既不外除交代

又已到任官為近信理合朝參實欲叙愚臣又蒙舍坊之  
恩謝陛下稍復善藩之賜况臣素無黨援唯祈一望清光  
今者總入國門復除江郡恋關之心徒切見君之日無期  
拜命傍徨不知所措羣議意復領裝身方悟此行非緣  
重譴巨是以敢陳危懇上冒天聰願命行葦之仁由聆遺  
眷之華編緣筠州閔鎮尚在來春鄉里田園素來微薄家  
貧累重四方無歸臣非敢別有所覬更求錄用但慮難之  
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畏布成疾伏望 皇帝陛下慈念  
生之無幾究日前之異恩改授臣領壽州州 郡 節 使  
藥漸謀歸休具日進得以枯朽之餘 之 之 之  
退歸田里歌詠太平 自述臣子之 之 之

區之之願永畢於斯公請至恋關之心徒切見君之日  
無期起執王公于推海曰此予心欲言而不可得者也表  
入神宗大悅以滕公知湖州湖乃公所乞也

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氣格微弱則類俳矣惟用景  
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豪壯而不曲強得從容中和之道  
然後為工王岐公作慈聖皇后山陵使掩壤慰表云鴉  
銀漢雖闊景於千歲龍繞青山終儲祥於百世滕元發之  
致仕表云雲霄鴻去免罹矰繳之施野渡舟橫無復風波  
之懼巨太尉謝賜神宗御集表云鳳生而五色張丹穴之  
已遙龍威乎九淵驚驪珠之忽得凡此之類皆以氣勝與  
語勝也

蘇子瞻與呂吉甫同在館中吉甫既為介甫腹心進用而子  
瞻外補遂為仇讎矣元祐初子由作右司諫論吉甫之罪  
莫非竊國殘民至比之呂布自資政殿大學士貶節度副  
使安置建州而子瞻作中書舍人為謫詞又極口詆之號  
為元凶吉甫既至建州謝表末云龍鱗風翼固絕望於攀  
援垂臂鼠肝一冥心於造化以子瞻兄弟與我所爭者虫  
臂鼠肝而已子瞻見此表笑曰福建子難容終會作文字  
唐張巡之守睢陽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困食竭以紙布煮  
而食之而意態自如其謝金吾將軍書曰城眉之碧峯  
頽遊西蜀追駮駟於玄圃保壽山  
腥膻關之庭臣被圍四十九日也

當臣致命之時惡給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許  
遠亦有文其祭纛文為時所稱謂太一先鋒蚩尤後殿蒼  
龍持弓白虎捧檄又祭城隍文云晉井鳩翔老蝶龍攫皆  
文武雄健志氣不衰其忠烈之士也

裴晉公平淮西憲宗解玉帶賜之公臨薨却進之使舊僚作  
表皆不如意遂令子弟執筆口占狀云上府之珎先朝所  
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敢留在人間謹以封進聞者服  
其切當

孫魴本畫工之子頗多技能王徽為中書舍人草魴誥詞云  
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宜畫尋常之物魴終  
身恨之

黃元之謫居黃州至郡二虎鬪於郡境一死之群雉夜鳴冬  
雷電司天奏守土者當之詔內臣乘驛勞之即徙蘄州抵  
蘄上謝表曰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  
期身後上覽之曰禹偁其亡也

錢熙泉南才雄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愛其才  
館職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畧曰渭川凝碧早拋釣  
之徒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々落第春風徒泣  
遷鶯處々羈遊夜雨空悲於斷鴈鄉人李慶孫哭之曰  
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舉世傳

阮里道之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敏絕人年十七八海州試  
不揚波賦即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句云收碣石

宿霧歛蒼梧之夕雲八月靈槎泛寒光而靜去三山神  
湛清影以遙連

王荆公作相天下士以文字頌其道德勲業者不可以計數  
也如祥道啓曰六經之書得孔子而備六經之理得先生  
而明王禹玉作除相麻詞曰至學窮於聖源貴名薄於天  
下熊伯通賀啓曰燭照數計洞九變之本原玉振金聲破  
千齡之湮鬱鄧温伯作白麻曰道德合符乎古人學問為  
法於海內起升冢宰大熙衆功力行所學而朝以不疑謀  
合至神而人莫能間若此者極多然不若子瞻贈太傅詰  
曰浮雲何有脫屣如遺此兩句乃能真道荆公出處之妙  
也世人謂中含譏諷切恐不然

鄧左轄溫伯二人翰林前後幾二十年高文大冊每號釋職其草立哲宗為皇太子制首曰父子一體也惟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惟建儲可以係四海之望末云離明震長綿帝祚於億年解吉渙亨繼天人以萬世天下誦之

元祐六年立皇后孟氏而梁況之為翰林學士其制畧曰大母以萬世為心命處宗事之重大臣以兩極陳義請建坤儀之尊謂王道之大所由興故人倫之始不可緩末云垂光紫庭襲譽彤管一時諸公皆嘆其不可及前後立后制靡能過焉

神宗自穎王即位元豐中陞穎州為順昌軍節鎮時元厚之

罷參政作穎守令郡中老儒胡士彥作謝表公覽之以筆抹去疾書其紙背一揮而成畧曰壽士立社是開王者之封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按圖雖舊錫命維新又曰與言駿奔之慶基宜建中軍之望府謂文武之德聖而

虞之道明而昌合為嘉名以侈舊服

前輩作謫張遜告云互置朋黨公攻是非具錦之詞遂為夢菲挈瓶之智已極於浦盈丁晉公南遷作南岳齋疏文云補仲山之袞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羹難調於衆口三曾子宣謝宰相表曰方傷錦敗財之初矣堪於補袞况屢鍊折足之際何取於和羹此又妙矣傷錦敗財四字後漢傳全語也



神宗首用富鄭公作上相以司空待中為昭文館大學士也  
制乃翰林學士鄭毅夫所草末云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  
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著近則諸夏仰  
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心而待命毅夫自負此文敏贍因  
為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  
題了紅燭總燒一寸花元祐中司馬溫公作相除左僕射  
時學士鄧溫伯行制其末曰上寅亮於天工則陽陰風雨  
以之順下成遂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靈內阜安於兆  
民外鎮撫於四裔此二白麻特相類人謂非二公不能稱  
此大訓也

治平中英宗患歷代史繁多難見令司馬溫公編進君臣

續溫公請置局辟官薦劉道原劉貢父趙無愧而無愧以  
親老辭役又辟范淳父在局書成進上神宗賜名資治通  
鑑元豐末進五代紀遷公資政殿學士除淳父秘書省正  
字為賞典時道原已死貢父方貶官衡州也元祐初溫公  
還朝作門下侍郎用宰相蔡持正容字付下國子監開板  
令溫公門下士及館職校讐之板成遍賜宰執侍從及校  
讐官各以表謝獨張芸叟表能盡著書始終今載其畧曰  
英宗皇帝患學者不能徧窺况人主得暇周覽思有所述  
頗難其人疇若臣哉莫如光者神宗皇帝揮宸翰以賜名  
勅講筵而進讀目為通鑑時道弗迷資被治原捨茲安出  
又曰上下二聘於數千載間出入相隨於十九年內上假

言官之督責熟諸里俗之謗嗟卒成一代之書仰副兩朝  
之志雖古者興亡事跡固已粲然而光之筋力精神於此  
盡矣又曰旅遊東國嘗嘆於斯文留滯周南遂克終於  
先業嗟君臣之際遇已極丹青何父子之淪亡忽悲風露  
云云芸叟又有詩謝范學士海父云通鑑初成賜近臣不  
得踈恩均我投淮水五千里君帶周南二十春東朝  
汗青身是夢西宮削稟事如新細思當日脩書者祗有三  
人今一人謂劉貢父道原范淳父也淳父時為講筵芸叟  
為臺官也資治通鑑成温公託范淳父作進書表今則於  
通鑑後者是也温公以簡謝淳父云真得愚心所欲言而  
不能發者温公書帖無一字不誠實也已上並王公

評論詞賦破題俞允德螢雪叢說云嘗見俞馮老論其外公  
天之層數在舜躬賦破題云神聖相授天人會同何謳歌  
不之堯子蓋層數在於舜躬又見陳季陸先生談及陳元  
裕嘗主文衡出大椿八千歲為春秋賦滿場破題皆謂筆  
馬遂自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又成春  
秋二序之常又見蔡曼卿稱賞上舍熊元用鄒十四歲作  
君人成天地之化賦破題云物產於地形鍾自天賴君人  
之有作成化工之未全三賦四柱皆出人意表真所謂作  
賦手也

賦以一字見工拙曩者吳叔經在湖南清試以本經詩義取  
解魁次名陳尹賦文帝前席賈生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

力陳忘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叔經先生改勢字作  
分字陳大欽服內有打花格云金蓮輝煥煌之漢天子之  
儀玉漏聲沈瀝之洛陽人之語試官已喜此一聯又陳李  
陸在福州考較出皇極統三德五事賦魁者破題云極有  
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貫一中於百為李陸先生  
極喜上兩句只嫌第四句不足乃改貫字作寓字較有意  
思尤善陳舜申二策第二道策題問屯田乃先生撰也最  
是看得工夫皆二公之警誨也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五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六

樂府類

唐溪詩話云宋堯壽太上皇帝當內脩外攘之暇尤以文德  
遠服至於宸章睿藻日星昭垂者非一至紹興二十八年  
特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文義弗協遂親製郊丘宗廟原  
廟共二十四章肆筆而成睿思雅正所謂大哉王言也至  
於一時閑適寓景而作則有漁父辭十五章清新簡古備  
騷雅之體其辭有曰薄晚煙林淡翠漸江邊秋月已明輝  
凝望處適天機水底閑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船  
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檀有意沙鷗伴我眠又曰  
水涵微雨湛虛明小笠輕簑未要晴明鑑裏縠紋生白鷺

飛來空外聲，辭多不錄。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客，老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及。

紹興間，陳侍郎相之，使虜至燕山驛壁間，得一詞云：書劍憶遊梁，當時事底憂。不堪傷念蘭名媛，兼游吳南浦。杏花微雨，窺宋東牆，禁城外燕隨青步。障絲惹紫游韁，曲水古今，禁烟前後。綠楊樓閣，芳草池塘，回首斷人腸。流年去如電，雙鬢已如霜。欲遣當年遺恨，頻近清觴。聽出塞琵琶，風沙浙瀝，寄書鴻鴈，烟月微茫。不似海門潮信，猶到瀟陽。然不著名氏，必中原士大夫淪於異域者所作也。以樂府風流子按之，可歌也。

濠梁許伯陽為柳詞五章，寄意於古而詞語清新。其一曰：不見昭陽宮內柳，黃金蕊。然輕柔東君昨夜到，皇州玉階金井無風。不風流，悵望翠華春欲暮。六宮都鎖春愁，暖風吹動，綉簾鈎。飛花委地，時轉玉香奩。其二曰：不見清河堤上柳，綠陰流水依。龍舟東下疾於飛，千條萬葉濃翠染。旌旗記得當年春去也，錦帆不見西歸。頻拋輕絮點人衣。如將亡國恨，說與路人知。其三曰：不見陶家門外柳，柴扉一徑遙。通開門終日掩，清風感君高節。綠陰向人濃，籬落蕭疎鷄犬靜。日長飛絮濛濛，先生一醉萬緣空。經時高卧，不到翠光中。其四曰：不見都門亭畔柳，春來綠盡長條。橋邊行色馬蕭蕭，一枝折贈相見又何朝。酒盡曲終人去也，風前亦自無聊。祇應於我恨偏饒。東君特地付與沈郎腰。其

五日不見灞陵原上柳往來過盡蹄輪朝離東楚暮西秦  
不成名利贏得鬢毛新莫怪枝條憔悴損一生唯苦征塵  
兩三煙樹倚孤村夕陽影裏愁殺宦遊人以樂府臨江仙  
按之可歌也

竹坡詩話云大梁羅叔恭為余言頃在建康士人家見王荆  
公親寫小詞一紙其家藏之甚珍其詞云留春不住費盡  
鶯兒語滿地殘紅宮錦污昨夜南園風雨小伶初上琵琶  
聽來思繞天涯不肯畫堂朱戶東風自在楊花荆公平生  
不作是語而有此何也儀真沈彥述謂余曰荆公詩如萬  
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  
花影上闌干皆王平甫詩非荆公詩也沈乃元龍家婿故

宜見之耳叔恭所見未必非平甫詞也

浪淘沙李後主春日懷舊詞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衣  
不煖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憑欄  
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西清詩話云南唐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勝妾散落  
鬢不自聊遂作此詞含思悽惋未幾下世矣

燭影搖紅柳耆卿作閨情詞云妝粉輕勻黛眉巧畫宮粧淺  
風流天賦與精神全在嬌波轉早是恁心可慣更那堪頻  
頻顧盼幾回相見了還休爭如不見○燭影搖紅夜闌  
飲散春宵短當時誰解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無柰雲收雨  
散凭闌干絲絲淚眼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后山

詩話云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天下詠之遂傳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從歌之再三變聞之復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求其助仁宗聞而竟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會改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

御街行范希文秋月懷舊詞云紛：墜華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真珠簾捲玉樓空天淡銀河垂地半。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歌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看閒心上無計相回避後蘇東坡居穎春夜望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公謂前人未及也遂作詞云不似秋光只與離

人照斷腸

后詩話

水龍吟章質夫詠楊花詞云燕忙鶯懶芳殘正堤上柳花飄墜輕飛點盡青林誰道全無才思閑愁遊絲靜臨深院日長門閉傍珠簾散漫垂：欲下依然被風扶起○蘭帳玉人睡竟怪春衣雪霽沾瓊綴繡床漸滿香極無數總圓却碎時見蜂兒仰粘輕粉魚吞池水望章臺路杳金鞍游蕩有盈：淚蘇東坡依韻和云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却是無情有思索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

離人淚詩話云章棊質夫作此詞其命意用事清灑可喜  
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視之聲韻諧婉便質  
夫詞有組綉工夫晁叔用云東坡如毛嫱西施淨洗却面  
與天下婦人鬪好質夫豈可比耶

惜分飛毛澤民作贈別詞云淚濕闌干花著露愁到眉峯碧  
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覩○斷雨殘雲無意緒寂  
寞朝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百家詩序云  
元祐中東坡先生守錢塘澤民為法曹掾公以眾人遇之  
秩滿辭去是夕宴客有籍妓歌贈別小詞卒章云今夜山  
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公問誰所作妓以毛法曹對公語  
客曰郡寮有詞人不及知某之罪也蓋日折簡追還留

數月澤民因此得名

天

仙子張子野作送春詞云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

未醒送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後期空記省

○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翠幙密遮燈

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古今詩話云有一客謂

張子野曰人皆目公為張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

也公曰何不目之為張三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來花弄

影嬌柔懶起簾櫳花影如逕無人墜飛絮無影此余平

生所得意也又高齋詩話云子野嘗有詩云浮萍斷處見

山影又長短句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又隔牆送過秋千影

並膾炙人口世謂張三影若溪漁隱云細味三說當以古

今詩話所載三影為勝

玉樓春宋子京詠春景詞云東城漸覺風光好  
嫩縠波紋迎客棹綠楊烟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  
○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為君持酒勸斜陽  
且向花間留晚照  
○蘇齋閑覽云張子野郎中以詞章名擅一時宋子京尚書奇其才先往見之謂其侍者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耳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遂出置酒盡歡蓋二人所舉皆其警策也

浣溪沙蘇東坡詠村景詞云簾衣中落棗花村南村北響  
縹車牛衣古柳賣黃瓜○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  
思茶敲門試問野人家高齋詩話云東坡長短句云村南

村北響縹車參寥詩云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  
微秦少游詩云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三詩  
大同小異皆奇句也

作詞要綺靡如溫庭筠湖陰曲警句云吳波不動楚山碧花  
壓闌干春晝長此庭筠工於造語極為綺靡花間集可見  
更漏子一詞尤佳其詞云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  
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  
苦一葉一  
聲空階滴到明  
漁隱叢話

玉樓春溫飛卿作恨別詞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  
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鐘花裏離愁三月雨無情不似多情  
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  
婦人語傳正云如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非  
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為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  
乎晏曰公言是也因遂賦樂天詩兩句云欲留所歡待富  
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然此詞語意高雅

踏莎行秦少游作春恨詞云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  
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  
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為誰流下瀟  
湘去冷齋夜話云少游到郴江作此詞東坡絕愛其先  
句自書於扇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又范元實詩眼云  
余誦淮海小詞云杜鵑聲裏斜陽暮山谷曰此詞在

既云斜陽又曰暮即重出也欲改斜陽為簾櫳余曰既言  
孤館閉春寒似無簾櫳山谷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櫳有亦  
無害余曰此詞本模寫半落之狀若曰簾櫳恐損初意山  
谷曰極難得好字當徐思之然余因此曉句法不當重疊  
黃山谷亦有踏莎行賞春詞云臨水天桃倚墻繁李長楊風  
掉青驄尾坐中有酒可酬春更尋何處無愁地○明日重  
來落花如綺芭蕉漸著山公啓欲殘心事寄天公教人長  
壽花前醉草堂詩餘云山谷曾親書此詞寄祝有道云諸  
樂府雖有賞歎其詞未深解其意味者故并奉寄

雨中花王逐客作夏景詞云百尺清泉聲陸續吹瀟湘碧梧  
翠竹面千步回廊重簾幙小枕歌寒主○試長鉤銷看

畫軸見一片瀟湘疑綠待玉頰穿花銀河垂地月上闌干  
曲溫叟詩話云余嘗觀此詞不用浮瓜沉李之事而天然  
有塵外涼思其詞語非觸熱者之所知

憶秦娥李太白詠秋思詞曰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  
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  
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宮闕

漁家傲歐陽永叔詠初冬詞云十月小春梅蕊綻紅爐暖閣  
新粧徧錦帳美人貪睡暖羞起懶三壺一夜水漸滴○樓  
上四垂簾不捲天寒山色偏宜遠風急雁行吹字斷紅日  
晚江天雪意寒撩亂

醉落魄汪彥章詠額詞云小舟微隱佳人半露梅粧額綠雲

似秋花如刻恰似秋宵一半銀蟾白○結兒指翠香紅  
細蟬隱之逞金碧春山秋水渾無迹不露牆頭此子真消  
息若溪漁隱云漾舟行汴中見岸傍畫船有映簾而觀者  
止見其額故作此詞

品令黃魯直詠茶詞云鳳舞團之餅恨分破教孤另金渠體  
淨隻輪碾碾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二分酒病口味醜  
香永醉鄉路或佳境恰如燈下故人萬里歸來對影口不  
能言心下快活自省若溪漁隱云魯直諸茶詞余謂品令  
一詞最佳能道人所不能言尤在結尾三四句

又詠茶阮郎歸詞云歌停檀板舞停鸞高陽飲興闌數烟噴  
盡玉壺乾香分小鳳團○雲浪波露珠圓捧甌春美寒絳

紗籠下躍金鞍歸時人倚欄古今詞話云觀者嘆服此詞  
八句狀八景音律一同殊不散亂人爭寶之刻之瓊瑛樹  
于堂堂之間

鴈鴒天晏叔原作重會勸酒詞云綵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拚  
却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裏風○從別後  
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釵照猶恐相逢是  
夢中雪浪齋日記云晏叔原此詞云舞低楊柳樓心月歌  
盡桃花扇裏風不愧六朝宮掖體又唐德麟侯鯖錄云是  
無咎云叔原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雨順自是一家如舞低  
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裏風自然可知此人不生於三  
家村中也

念奴嬌李漢老詠月詞云素光練淨映秋山隱々脩眉橫  
鵝鵲樓高天似水碧瓦寒生銀粟萬丈斜暉奔雲湧霧飛  
過廬仝屋更無塵氣浦庭風碎梧竹○誰念鶴髮仙翁當  
年曾共賞紫巖飛瀑對影三人聊痛飲一洗離愁千斛斗  
轉參橫翩然歸去萬里騎黃鵠滿天霜曉叫雲吹斷橫玉  
茗溪漁隱云李漢老此詞有滿天霜曉叫雲吹斷橫玉之  
句乃用崔魯華清宮詩銀河漾々月輝々樓礙天邊織女  
機橫玉叫雲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或云叫雲乃笛名  
非也

漢宮春晁叔用詠梅詞云瀟洒江梅向竹梢深處橫兩三枝  
東君也不愛惜雪壓風欺無情燕子怕春寒輕失佳期○

清淺小溪如練問玉堂何似茅舍踈籬傷心故人去後冷落新詩微雲淡月對孤芳分付他誰空自倚清香未減風流不在人知茗溪漁隱云此詞用玉堂事乃唐人詩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君家門戶重々閉春色何因得入來或云宮苑之玉堂非也

滿庭芳秦少游詠離情詞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  
檣門暫停征棹聊共飲離樽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  
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銷魂當此際香鸞  
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青樓薄幸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  
袖上空染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侯鯖錄云  
晁無咎云比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之詞如斜陽外寒鴉

數點流水繞孤村雖不識字者亦知是天然好語也

點絳脣林和靖詠草詞云金谷年々亂生春柳誰為主餘花  
落處滿地和煙雨○又是離歌一闋長亭暮王孫去萋萋  
無數南北東西路詩話總龜云林和靖善為詞作此點絳  
脣乃草詞也謂終篇無草字

水仙子茗溪漁隱云賈芸老舊有水閣在茗溪之上景物清

曠沈會宗工詞為賦此詞云景物因人成勝槩滿目更無  
塵可礙等閑簾幙小闌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  
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閑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  
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其後水閣屢易主今已  
摧毀矣遺址正與余水閣相近同在一岸景物悉如會

宗之詞故余嘗有鄙句云三閨小閣買去老一首嘉詞沈  
會宗無限當時好明月如今摠屬續溪翁蓋謂此也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六 終





